

“电话把警察爸爸捉走了”

特警爸爸 40 个周末只休息了两天 哈尔滨女孩画“日记画”诉委屈



① “以前,我很快乐!家里充满笑声!”



③ “电话把爸爸捉走了,我和妈妈很伤心。”



② “有一天,爸爸接了一个电话。”



④ “爸爸走了,我们家变的很冷清!我不再快乐了。”

26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巡警大队特警中队中队长刘威的妻子,在微信朋友圈晒出几张女儿刘知含画的“日记画”,并附上一段文字:警察之家的日常就是这样,警嫂娃娃除了坚强,别无选择……这幅出自民警孩子的画作,不仅令长期坚守岗位、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警察爸爸刘威感动落泪,也令看到这条微信的朋友们湿润了双眼。



刘威一家三口

女儿:画“日记画”表委屈不满

8岁的刘知含读小学二年级,她的爸爸刘威是哈市公安局南岗分局巡警大队特警中队中队长,刘威经常加班不能陪在孩子身边。都说女儿和爸爸亲,8岁的刘知含对爸爸却有些陌生。在刘知含的印象中,爸爸就知道在外面工作,看着别人一家周末出去

玩,一起过六一儿童节、过生日、过节……而刘知含的身边只有妈妈。

2017年12月31日,刘知含同好不容易早下班的爸爸和妈妈,一起去爷爷奶奶家吃完饭回到家,打算和爸爸玩一会再睡觉。突然,刘知含听到爸爸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接到电话后爸爸

立刻要出去执行任务,家里只剩下她和妈妈。在原来的计划里,爸爸元旦要陪自己和妈妈一起去看冰灯和雪雕。可因为一个电话爸爸就离开了,这让刘知含感到很委屈,于是她画了一幅“日记画”,表达自己对爸爸的不满,落款日期是12月32日”。

爸爸:亏欠家人和孩子太多

几天前,刘威的妻子在给女儿收拾物品时偶然看到了这组“日记画”,感到很心酸并发到朋友圈上。“每当节假日,看到微信朋友圈里父母陪伴孩子外出游玩,心里就特别内疚。”刘威对记者说,作为一名特警,节假日往往是最

忙的时候。2017年7月15日,刘威调任南岗公安分局特警中队任中队长至今,7个月出勤了343次,一天2至3次的勤务量;我都不敢对她承诺说带她出去玩,因为我可能随时会走。”刘威承认看到这组漫画很

有感触,女儿已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平时没感觉到,因为我经常接一个电话就走,工作很忙、经常不回家,回家也是很少能见面交流。我走的时候孩子还没起床,我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睡了,我也没有周末,40个周末只休了两天。有时候回家,女儿让我陪她玩一会,可是我太累了拒绝了,当时能看出孩子失望的眼神,但以为她小,可能很快就忘了,或是被其他事物转移了注意力,没想到她都知道。”

看到女儿的“日记画”,刘威才觉得作为父亲欠女儿很多;“想想孩子现在都8岁了,我这个父亲的角色存在感不太强……但身为警察在所难免,只能以后尽量找机会弥补。”

据《生活报》

东城工商分局开展“两会”代表委员驻地专项检查工作

2018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幕,近日,东城工商分局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周边市场秩序稳定。东城工商分局针对辖区特点明确重点监管地区、行业和时段,并于近日重点对驻地内设商铺进行了现场检查,查看经营者的证照、亮照、台账记录等情况,提示企业诚信经营,同时对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了解相关宾馆酒店在全国“两会”期间的具体接待任务,详细询问企业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任务保障措施,对易发风险点进行了提醒告诫,确保全国“两会”期间辖区全国“两会”代表驻地市场经济秩序良好。

两名老师一名学生撑起“最孤单”学校

老师坦言不能离开 家长感谢老师坚守



语文课上,王浩在朗读课文,陈洪艳老师在写板书。 新华社发

这也许是中国最孤单的学校——开学仪式上,高高的旗杆下孤零零地站着三个人;41岁的班主任陈洪艳、41岁的体育老师刘海涛和唯一的学生、12岁的王浩。从几年前开始,吉林省公主岭市三门李村小学只剩下两个老师、一个学生,成为一所罕有的“独生小学”。

学生成为学校的“独生子”

“上课!”班主任陈老师用洪亮的声音开始了开学第一课。“老师好!”王浩小小的身躯从课桌后站起来,稚嫩的声音回荡在空空的教室里。这是王浩五年级下学期第一节语文课,讲的是《对子歌》:“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在王浩朗读课文的时候,陈老师拿起扫把和抹布,开始收拾教室内攒了一个寒假的灰尘。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只能依靠古老的炉子烧火取暖。陈老师不时往炉子里添煤,一边还不忘提醒王浩注意生字发音。天气预报当天下午要下中雪。体育老师刘海涛匆匆赶去镇里,为王浩领取新的教材和教具。

三门李村位于中国东北吉林省公主岭市西北部,是一个民风淳朴的边陲村落,约有400户1000多村民。村支书王立新介绍,三门李村小学以前远近闻名,曾经有十多个老师和200多个学生;“热热闹闹的”。但2010年前后,小学里的老师逐渐退休,许多学生也转到附近镇上上学,最终只剩下一个学生。

老师我走了就没人管了

虽然只有一个学生,小学

每天早自习和七节课,语文、数学、英语都没有落下过。开学了,陈老师又重新设置了14个手机闹钟——那是王浩每节课的上课铃和下课铃。“一个学生也不能糊弄啊,一样要认真教,要良心过不去。”陈老师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在这所学校已坚守了18年。陈老师明明可以去环境更好的学校工作却留了下来,很多朋友和亲戚都不理解她。

“学生还在,我走了就没人管王浩了,我肯定不能走。”陈老师出身农村,深知农村教育的不易,更不愿放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除了她给王浩上课的声音,校园内静得只剩下彼此的呼吸以及乡野间的鸟鸣和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老师也怕王浩太孤单,总是跟他聊天,鼓励他去找村里其他孩子玩耍。“对他就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希望他能够成才。”陈老师说。在相对偏僻的农村,陈洪艳和刘海涛这两个老师就是王浩“看外面世界的眼睛”,亦师亦友。每当老师讲起年轻时的经历和外面的故事,王浩都格外爱听那个他还没接触到的闪亮世界。

家长感谢老师的坚守

小学的学生是逐渐流失的,从200多学生,再到2个学生,最后只剩下王浩一人。王浩的父亲也经常来学校旁听。对于两位老师的坚守,他真心感激。在放羊路过学校时,他总会探着脑袋看看上课的情景。

这所最孤单的小学最终可能不得不湮没在时光中,因为再过一年等王浩毕业后,这所小学可能再也没有生源。明年再说吧,先把一个学生教到底。”陈老师说。

据新华社